

論第二戰場

教員
專用

論

1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場

M·威爾納著

于懷譯

• 1944 •

二月初版（一——三〇〇〇冊）

論第二戰場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者

M 威爾納

譯者

王懷

出版者

生生出版社

經售處

各大書店

定價

每冊國幣四十五元
外埠酌加郵運費

目次

第一章	決定的關頭……………	(一)
第二章	蘇聯是怎樣打勝仗的……………	(一五)
第三章	紅軍是不能打敗的……………	(三三)
第四章	紅軍是能打勝的……………	(四九)
第五章	德軍是不能打勝的……………	(七一)
第六章	德軍是能打敗的……………	(八七)
第七章	英美一起來打……………	(一〇九)
第八章	大家一起爭取勝利……………	(一二七)
第九章	第二戰場一定勝利……………	(一五三)

附圖

屹立十八個月的蘇軍戰線圖

蘇軍包圍德軍攻勢圖

蘇軍攻勢的作戰計劃圖

蘇德戰場決戰地區圖

入侵歐洲圖

第一章 決定的關頭

有一名孤寂的德國哨兵行立在茫茫的歐洲海岸線上，他用他那疲倦的兩眼不斷地凝視着烟霧迷茫的海上，他在担心中盟軍的艦艇巨艦說不定會突然之間出現。他已經聽到了來自突尼西亞的砲聲，德國的大難已經臨頭。這一個孤寂的哨兵是一個象徵，象徵着不久就要在歐洲海岸展開的決戰——它要求我們採取行動。

在這一個戰爭當中，沒有兩條達到勝利的道路：到勝利的道路只有一條。當前戰略討論的範圍劃得清清楚楚。反希特勒聯盟當前的最高任務是：在歐洲決戰；登陸；英美和蘇聯採取共同攻勢；粉碎希特勒的守勢力量；速戰速決。

盟軍今天面對着的抉擇，是：一個七年戰爭呢，還是一九四三年勝利。在基本上所有關於進行作戰的討論都圍繞着這一個難題。以空軍或海軍為主來進行戰爭，或者把太平洋戰爭置於歐洲戰爭之上——這就決定了一個七年戰爭。另一方面，假如是一個積極的同盟戰爭，充份地利用蘇聯的勝利和德國的危機；在歐洲戰場集中地展開陸海空三方面的協同作戰——這就可能使戰爭在

一九四三年結束。

第二次世界戰爭發展到今天要求而且容許我們得到一個相對地迅速的決定。反希特勒聯盟今天必須集中力量加速這一個決戰的到來。它不能容忍像哈里法克斯所說的所謂一個「漂亮的、長期的和疏適的戰爭」，那是一種不要的奢侈品。不管什麼東西只要是能從歐洲搶救得出來的，必須趁早搶救。盟軍的觀望就是德國最大的機會。

一個加速的決戰今天是不可能的。用雙方的軍事力量和行動來衡量，我們應該說目前在歐洲進行着的戰爭已經不是戰爭的後半期，而是到了戰爭最後的四分之一期，那就是說歐洲的戰爭已經過去了四分之三，所剩下的不是未完成的二分之一，而是四分之一了，戰爭的進程和速度取決於戰爭的激烈性和每一戰役所及於最後結果的影響，「天文學的時間」和「軍事學的時間」不是常常一致的。巨大的決戰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的。另一方面，沒有決定性的，持久的戰鬥可能依據很長的時間，在戰爭當中，時間決定一切；但是「軍事學的時間」——換句話說就是戰鬥的速度——都要看怎樣作戰來決定。

第二次世界大戰差不多兩年，從一九三九年九月到一九四一年六月，在軍事的意義上並不是戰爭的一半——它僅僅是戰爭的序曲。另一方面從軍事的觀點看，從一九四一年六月到一九四三

年六月的兩年則又比戰爭的一半要多，它包括了最低限度戰爭的四分之三的行程，因為在這兩年
中，戰爭的激烈程度遠超過於以前的兩年。因此這兩年就有着不可比擬的更大的軍事的意義。在
一九四一年六月至一九四三年六月間差不多大過於一九三九年九月至一九四一年六月間損失的三
十倍。蘇德戰場上最決定的期間是在一九四二年九月至一九四三年二月中的這一段期間。倫敦保
守的圓桌雜誌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的一期上寫過：「我們說斯大林格勒的保衛戰大大地縮短了戰
爭可能的期間絕不是誇張之詞」。不過，接着斯大林格勒保衛戰展開的蘇聯大反攻更進一步，準
備了和加速了戰爭的到來。我們可以說蘇聯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三年二月間的大反攻，
其對於最後決戰所起的作用遠大於以前的三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甚至在它在一九一八年十月
十一月最後崩潰的時候德國軍隊從來沒有遭遇過這樣嚴重的危機。由於德軍的這一危機，歐洲的
決戰再也不需要到一個持久戰中去尋求了。假如同盟國家犯了錯誤，這種決戰可以拖延到幾年。
假如同盟國家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和行動集中，這種決戰可以在幾個月以內到來。

在戰爭的現階段中安於持久戰不是現實主義的。過低估計紅軍固不現實，過高估計德軍的作
戰藝術同樣是不現實的。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當時，認清德國軍事機械的全部力量是正確的
。在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一當時，像邱吉爾所做的，堅持到底不被德軍的優越性所催眠是正確的。

但是到了一九四二，只有不管盟軍還在遭遇着很多困難，而還能在德軍的勝利之幕後看中德國的作戰危機才是正確的看法，而一九四三只有無情地利用德國的戰爭危機，集中一切力量尋求速戰速決才是正確的看法。我們必須把握戰爭的全部動力——戰略的，政略的和心理的。

今天我們差不多明瞭了戰爭過程中所有的東西。現在已經沒有未知數擺在我們前面了。作戰雙方的力量對比是很清楚地擺在眼前，雙方的作戰方法也已瞭如指掌。一九四二年提供了一個血腥的和最後的試鍊。戰爭的最後結果已經在這一年確定了。一九四二——四三年間德軍作戰的危機早在一年前，一九四一——四二年間準備好了；而一九四二——四三年冬季戰役的發展指出了未來德軍行將遭遇的危機的形態。以敦基刺之役和英倫空戰為起點的英國的抵抗準備了它轉變到攻勢力量的道路。蘇聯在莫斯科之戰中的勝利實際上早已由一九四一年七八月間斯摩棱斯克之役鋪了路，而斯大林格勒——頓河——高加索的攻取則是莫斯科之戰的一個延長。

這一個戰爭再不會提出新的不解之謎，出奇制異的事情也不會再發生。德軍所向無敵的迷信已被粉碎，蘇聯的軍事力量已為事實證明，而英美全盤參戰的力量也可以不費事的算得出來。從今以後，戰爭發展的方向，在大體上幾乎可以用科學的精密性估計出來。這不是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呈現了或者將呈現出一幅有機的平穩的展開的圖畫。不，正好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戰是

從來所有戰爭中最富於動力性的一個戰爭。它的展開包含了一連串的大爆發，繼之以坡度陡峭的高潮和退潮。個別的作戰，其性質和規模可能爲人們當初所未料及。戰事發展的鐘擺呈現了極大的振幅，不論是在蘇聯或是北非。雖然如此，自從一九四一年六月以來，戰爭是跟着一個定了的趨勢在發展。

在民主陣營中，人民對於戰爭的估計曾經是保守和不太正確到危險的程度。這就是爲什麼聯合國家的戰略計劃落後於戰爭事實的緣故。軍事計劃要求一種冷靜的和對於作戰經驗嚴密的估價，在一定的形勢之下，一種精確的方向和對於一個制勝戰略的韌性的堅持。當戰爭還在進行的時候，感情用事是危險的，因爲那將產生不安。廣大的戰略必需以幾個決定的軍事因素爲基礎，在今天，這些決定因素就是紅軍的強大力量，德軍作戰的危機，英美日益增漲的實力，同盟戰爭所必須遵守的規則以及迅速尋求決戰的要求。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蘇聯的大反攻不但爲德軍之所未料及，就是盟軍也是沒有料到，那是並沒有包含在一個包羅一切的同盟戰略裡邊的，同盟國家之間根本就沒有一個共同作戰的計劃。於是同盟國家方面另一個缺陷產生了，他們失去了時機，在一九四二——四三年冬季戰役中呈現出來的德軍嚴重的危機並未立即加以利用。

在戰爭時，照例是同盟國家的作戰力量被估計得過高，敵人的力量被估計得過低。奇怪的是在這一回的蘇德戰爭中英美陣營中的一般傾向是相反的：在這裏，德國的力量被估計得過高，而蘇聯的力量却被估計得過低。這不是對於德軍力量的一種現實主義的估計而是對於德軍作戰的優越性的一種盲目的信仰。在英美陣營中存在着的一種對於德國軍官的景仰——對於德軍將領所具備的軍事能力的一種職業上的欽佩。英美的許多觀察家被這一種或那一種的神話所迷惑，而所有這些神話都是德國宣傳機構故意製造出來的——例如說什麼超越的德軍戰術哪，什麼勝利的德軍戰略哪，什麼德國的作戰機構不可超越哪。他們忘記了，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以前，德國在陸軍作戰中沒有碰到過一個堅強的對手。保有二〇〇年軍事傳統的德軍將領在戰略上的優越性是沒有問題的。沒有一個人曾經相信過，蘇聯出身於平民和智識階級的將軍們一開始就能比得過他們。可是正是不久以前，相信法國軍隊的優秀力量 and 法國最高指揮部的超越的才能的那一批人們現在相信德軍將領們的不可模仿的才能——因為他們想，最後總應該是一個古老的具有軍事傳統的國家來掌握軍事領導權。荷比之戰和斯大林格勒——頓河——高加索之戰揭穿了這些輕信者們的迷妄。

蘇聯的軍事力量已經遭遇過試鍊。那是可能從作戰技術，戰術的有效性和戰略的技巧等各方

面的基礎上來加以估價的。一九四二——四三年冬季戰役證實了紅軍的攻勢力量。那終極的證明了紅軍不僅能用消耗戰來消耗敵人，在防禦戰中保持優勢，而且還證明了它可能在廣大的運動攻勢戰中來打擊敵人。自然，德國的失敗還不是最後的失敗，不過，蘇軍的攻勢也還不是最後一次的攻勢。當前的問題不是在紙上承諾蘇聯的力量，而是在戰略上來運用蘇聯的勝利。在重大的軍事事實的連鎖中，我們必須把握蘇聯的軍事力量，而且要針對着德軍的軍事危機加以利用。

自從一九四二年秋季以後最主要的軍事事實是德軍不斷增強的軍事危機。重要的不是德軍打敗了那一次敗仗而是目前正在進行着的巨大的戰略上的變化，這一種變化是德國的任何反攻所不能改變的，德軍的戰略從一九四三年勝利的高峯突然之間降落到絕望的危機之深淵。在一九四三年二月中在蘇聯的德軍已經接近到災難的邊緣。他們還可以暫時地改進一下他們的戰術形勢，但他們絕不能改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流。德軍的危機不是突然產生的。自從德軍進攻蘇聯以來，那危機即已在醞釀中了。那是由於德軍戰略中的巨大的和致命的估計錯誤和紅軍的抵抗和反攻而產生的，這一危機將因蘇聯的未來攻勢和英美的參與而加強，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在紅軍巨大的反攻鐵錘之下，德軍戰略的全機構是垮台了，這一事件表明了一個戰爭的轉捩點：那倒不是因為德軍在斯大林格勒遭受了損失而不得被迫後退，而是因為在這裡，德軍的戰略在這

裡是破產了，毫無辦法地破產了。從此以後，蘇聯當一直掌握戰略的主導權。

今天，反希特勒聯盟具有立即利用德國軍事危機的機會。這一個危機不僅是因為德軍在蘇聯吃一個敗仗而產生的。我們無寧說，德軍在斯大林格勒的慘敗是希特勒戰爭危機的一個結果。希特勒作戰中最弱的一環是它的作戰計劃的危機，它那在每一個部門中不能挽救的錯誤估計。自從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以來，由於德軍在蘇德戰場上攻守兩方面所發生的危機，由於德軍防禦西歐和南歐的危機，德國的戰爭就走上了下坡路，它的作戰機構是一天天地不靈了，進攻英國不逞，德國的戰略可以自己解嘲說，這是因為海戰和空戰不是德軍拿手的緣故，但是在蘇聯，德軍却是失敗在他自認為他的拿手好戲上：大規模的陸戰。

在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同盟國家並沒有深察到德軍參謀部的計劃，並沒有把握德軍戰略的危機。只有當戰爭結束了好久以後，人們才知道當時德軍參謀部中曾發生過激烈的爭辯。當時沒有一個人知道所謂史利芬計劃是什麼，它的失敗究竟是什麼意思；沒有人懂得法爾克哈茵的機革除的意義；同盟陣營中沒有一個人可以比較精密的估計到，凡爾登、泓河和佛蘭（一九一七年秋）諸役究竟把德國軍隊消耗到什麼程度。同盟國家並不知道在一九一八年的春夏季德國已經站在崩潰的邊緣。他們同樣不知道，所謂當時的強人盧登道夫實際上是一個絕望的失敗者，一個破產

的賭徒。他的兩隻手在顫抖着，他是第一個承認德國的失敗者，要求投降的。在他們最黑暗的日子裡，在一九一八年的春天和初夏，同盟國家只是在黑暗之中摸索，他們完全不能估計敵人陣營中所已發生的危機，更談不上加以利用。因為他們不知道這一些，所以他們幾乎犯了一種錯誤把進攻的時間規定得太遲。

今天，情況不同，趨勢更爲有望。今天，康希特勒同盟有一切機會可以看到敵人每一個微小的戰略錯誤。德軍的每一個戰略錯誤，德國全盤作戰計劃的解體，德軍所有作戰努力的徒然——所有這一些，同盟國家今天好像可以從一手打開了的書上一樣容易的知道。

其時，英美的力量已經增漲到一種程度，使得速戰速決迅速結束戰爭成爲可能，這些力量，海陸空三方面的力量構成了同盟國家巨大而具有決定性的戰略後備軍。在一九四三年的上半年，聯合國國家對於希特勒德國已經取得了物質上的優勢。在有一些領域裡，英美的軍事力量還沒有達到充分準備的階段。在突尼西亞英美的作戰部隊證明了他們執行近代戰爭的能力，對精銳的德國師團取得殲滅戰的勝利。不過，無論如何，爲了達到最後勝利，英美的聯合力量並不需要絕對的強於德國的力量。他們的力量必須和紅軍的資源以及它的攻勢力量聯合起來使用，而且針對着一個不斷在削弱中的敵人而使用。英美力量在軍事上的有效性首先取決於同盟國家的共同戰略。和

紅軍配合起來使用，它可能在一九四三年內取得勝利。盟軍在突尼西亞的勝利已經破壞了德國的防禦形勢，打開了盟軍進攻歐洲之門。

反希特勒的戰略是一個同盟的戰爭。英美蘇三國的聯合力量，充份發揮，積極配合形成了自古以來最強有力的一個同盟，不過，作為一個同盟戰爭看，直至今日的對德戰爭還在一個開始的階段。一九四三年必須成為一個真正的同盟作戰的一年。那樣的戰爭必須共同計劃，共同分配資源，共同籌劃和運用軍事力量，戰略地位和作戰行動。在這裡首要的條件，人們必須把這三個平行的戰爭——蘇聯的戰爭，英國的戰爭和美國的戰爭——轉變成一個統一的戰爭。這樣形式的一種戰爭需要建立起一個統一的同盟作戰機構。

單獨的打仗，在今天已經是不夠了。代之而起的應該是每一個單獨的作戰必須指向決戰。在戰爭的現階段中，絕頂重要的因素是意志，計劃性，行動。

每個別的戰術錯誤不會致命，但廣大戰略分野上的錯誤估計就有致命的可能。對於同盟國家當前的戰略是沒有任何東西比重蹈覆轍和發生新的錯誤估計更為危險的了。作戰經驗是作戰方法最高的裁判者，而且是非常嚴厲的裁判者。

軍事政策，戰略，軍事思想不是一天造成的，它決定於一個國家的軍事傳統和它的戰略地位

●在所有列強中，英國是和德國有着最久的作戰經驗的國家。自從一九三九年九月以後，它參加了所有對德作戰的聯合行動。因此，它的戰略不能不是富於流動性的。最初英國作戰部隊主要地依靠於法國，一九三九年英國軍隊是根據法國的作戰計劃在分配的。一九四〇到一九四一年，英國孤立無援，採取守勢，在這當中它只從美國得着有限的支持，自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以後，英國是和兩個最強大的盟國——蘇聯和美國在並肩作戰。這樣，我們看到，在這次戰爭過程當中，英國的戰略地位起過了幾次基本的變化。

英國參戰時，不僅在物質上毫無準備——這是邱吉爾幾年來所不斷指摘的——，而且還帶了一套陳腐的不合時宜的戰略，那戰略思想是完全因襲了第一次大戰前的舊思想。那些思想包含了有限制作戰的教條和防禦帝國不如加強海軍和經濟封鎖等思想。這些思想和當前的時代要求是悲劇地不適合的。自從開戰以後，英國已經走上了全體戰爭的道路，而且已經在許多地方修正了它的軍事思想。不過恢復到那種舊思想的危機依然是存在的，因此我們必須阻止它。

在第一次歐戰中，美國的戰略主要地是以步兵參加作戰。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它的戰略主要地是海軍戰略，從大體上看，它的戰略重心在防衛西半球。一九四〇美國開始擴充陸軍，但並無一定的戰略思想。其結果，美國參戰，但它並沒有一個作戰計劃。

一下子走進了戰爭，它就瘋狂地尋求一套戰略思想。最初出現了對於空軍錯誤的估計，因為這種思想具有浪漫和超近代主義的色彩，看起來非常動人，但這種思想和近代空軍的真實力量和軍事效能的發展是不能混爲一談的。

空軍決定一切的思想模糊了戰爭的真面目。根據那一種思想，人們就不能解釋這一次戰爭的決定因素：爲什麼德國可以橫掃歐洲，爲什麼日本可以控制太平洋，爲什麼紅軍可以在一九四二——四三年冬天打敗德軍。

不過，這一種思想最大的危險在於它把人們的注意力從決定的軍事行動引開了。它產生了一種不經過戰鬥，不要戰略，不必粉碎德國軍事機構而就能獲得的輕易勝利的信心——他們以爲空軍就可以爲美國取得勝利。這種對於超型轟炸機的思想，認爲它可以粉碎德國決定戰爭，但是忘記了一件事：這種機器是不用人駕駛——它是可以用無線電管理，用機器人駕駛的！假如這樣，那麼，那勝利真要算得上是流血最少，用錢最少而技術上又是最完備的一種勝利了。這種空軍決定一切的思想在美國最危險，因爲它是一個還是沒有固定的軍事傳統的國家，雖然它擁有巨大的軍事潛力，它正處於一個戰略的革命的關頭。這種不要戰略思想，不估計個別的軍事效能而專門仰望於生產和技術的錯誤思想在美國是特別危險的。工業力量必須先轉變爲軍事力量，作戰的技